

DUSHUO
ZHONGPIANXIAOSHUO
JINGXUAN

山药蛋派第二代传人精品力作
如椽巨笔勾勒新时代壮丽画卷

杜曙光 中篇小说精选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《杜曙光中篇小说精选》

杜曙光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作者简介

杜曙波，山西省万荣县人，山西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从山西省运城市教育局副局长岗位退休。

杜曙波 1958 年开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作品，系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的突出代表。多年来，杜曙波本着“坚持每篇作品都能给读者以思想的启迪和美的陶冶”的宗旨，写出大量反映新中国各行各业发展的优秀作品，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 6 本、《杜曙波文集》四卷、《教育论文集——教坛漫步》、五集电视连续剧《仙人洞恩怨》等。其小说作品曾多次在全国获奖。2009 年，杜曙波的《小城镇新闻》以“语言优美、精辟，结构严谨，凭其实力和特色”荣获全国征文大赛小说一等奖。

杜曙波作品多取材于农村，反映农民的喜怒哀乐，反映新时期农村形形色色小人物在改革大潮中思想以及行为的变化，深受读者欢迎。

目 录

我给我爸写序言····· 杜峻晓

金榜题名时

八月菊

家庭变奏曲

没样样 有样样

博士儿子回家来

杏儿崂纪事

孝星宝娃

续姐

我给我爸写序言

杜峻晓

儿子给他爸写序言的，还没见过。从现在开始，有了！

在我爸小说写作过程中，最擅长的是短篇与中篇。长篇未曾写过。早期写作以短篇为主，1959 年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《代笔》实为出手不凡之作。也正因为这篇短篇，奠定了我爸与文学打交道的基石。几十年来，无论工作生活多忙，从没放下手中笔。小块时间，少写几行，大块时间，多写几张。他将作品构思好，经常在饭桌上讲给家里人听。记得有一年他写短篇《北局长》，其中情节把我乐得呀，用现在的话表述：笑抽了！

我爸的中篇写作开始得比较早，应该是在“文革”前。听他说写了十几万字。如此的“规模”，往长篇上够，够不着，往短篇上探，探不上，当时叫小长篇，其实就是中篇而已。这部中篇据说已列入出版计划，后“文革”开始，出版泡汤，实为憾事。

我爸从山西省临汾地区调回山西省运城地区工作后，多年来一直工作在教育行政岗位上，先在文教部，后到教育局。以我现在眼光看来，地区教育局副局长位子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，但我爸工作确实很忙，开会、看文件、接待来人、与好友聊天，占用他很多时间。如此生活节奏，他用来写作时间几无，但他愣是在没有时间中挤出时间，从事他的文学创作。我爸正是靠着这种精神，完成他一部又一部作品。他的精神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的子女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我爸负责着运城地区教育局主办的《小学生拼音报》大样终审。四个版，文字说多不算多，说少不算少。他要耐心细致地将这些版面看一遍，将不恰当的地方改过来，而后工工整整地写一个“发”字，再签上自己的名字。这些事虽琐碎，但，是工作，马虎不得。我爸便是在忙完这些琐碎之事后，再沉浸到他的小说写作中去。

我爸还负责过令人谋乱的工作：招生。那活儿对人的生命与健康纯粹是摧残与消耗。咱国人有一种风气：跑！也就是活动活动，走走关系。考试成绩好的，要跑，怕被别人挤掉；考试成绩差的，更要跑，万一哪个高校有富裕名额，可以捡漏。招生工作最忙的时候，也是我爸生活规律被打乱的日子。好在我爸是个脾气好得不能再好的人，无论谁来找他，一律热情相待。我爸说，人家找上门来，不管事情能不能办，咱把话说得贴心些，让人家心中好受。这些工作带给我爸唯一的好处，就是给他写作积累了素材。他后来在作品中写到有关招生方面的内容，与他曾经工作关联颇大。

我爸所写作品，多在他熟悉的地域。这个地域，多以他了解的晋南地区为背景，再往小里缩，便缩到山西省万荣县。如果还要缩，则要缩到那个养育了我们杜家数代人的小村庄。在我爸的作品中，饱含着对人杰地灵的晋南的讴歌与赞美，饱含着对那块热土的依恋与深情。正是这块土地，给了我爸创作的激情与灵感，丰富了他的头脑，滋润了他的笔墨。他乐意在这块土地上行走，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兴趣盎然。在普通读者眼里，只晓得我爸笔下所写是某地发生的一个故事；而在我眼中，某个地名、某个村名，无一没有来源，无一没有出处（尽管是虚构的）。那里的景物是那样普通、那样熟悉，但在我爸笔下，又变得那样美好。

我爸所写作品，多在他熟悉的领域。这个领域，就是他为之付出心血的教育领域。我爸大学毕业后，当过老师，担任过中专学校教导主任，在临汾地区从事过一段专业文学创作后，重回教育领域，而后一直工作到退休。若说他是一名行政官员，倒不如说他是教育工作者更恰当。他的工作就是跟学生打交道，跟学校打交道，跟教师打交道，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打交道。如此这般的经历，若不变作他创作的素材，那才是怪事。所以，在收入这部集子的八个中篇小说，读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我爸是怎样涉及教育题材的。对这个行业不了解的作家，写不了那么生动，也写不了那么传神。

我爸所写作品，多在他熟悉的人域。这个人域，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和伙伴，更多的是我们家乡的那些普通人。我跟我爸聚在一起或者通电话，城市生活不是我们的中心话题，家乡人和事我们最感兴趣。说到谁家有什么好事，会高兴半天。说到谁谁谁不在了，父子俩唏嘘不已。我爸在工作岗位上，每次回家，前脚进门，后脚巷里人、村里人就跟进来，屋里挤满人。还没轮到我奶奶和我爸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，我爸又要离开。我奶奶抱怨说，现在咱娘儿俩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但那抱怨里有几分自豪，更有几分骄傲。现在我爸退休回到家里，同样会有很多乡亲跟到家里来，进门后帮忙拔草（家里不住人，草长得老高），晒铺盖，诉说各自家里的事。去年秋天，我回村上给我奶奶扫墓，在地里遇一堂兄。堂兄跑前跑后帮我张罗，说，前些日子咱叔回村，家里平房漏了，被子褥子全湿透。我让咱叔到我家做饭吃，咱叔坐在圪台上说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我在这里坐一会儿。这话听得我心里酸酸的。自从我奶奶过世后，家里院子一直空着，成为“荒园”。就是这座老院子，是我爸、我和全家人与家乡联系的纽带。我爸回到这个院子的目的，除了看望乡亲、感受过去，另外就是接“地气”。以前和现在，他的许多创作素材多是在这个院子里有意或无意搜集到的。有了如此广泛深厚的人域，我爸写出的作品要说无真情，不感人，莫谓我不信，连你也不信。

文学评论界送给我爸的称号是：山药蛋派第二代传人。我觉得这顶“帽子”戴在我爸头上很合适。长期以来，他写了许多受老百姓喜爱和欢迎的作品，歌颂人间至善、至美、至爱。在别的作家赶时髦、追潮流，迎合低级趣味时，我爸甘于寂寞，深入生活，照着自己的既定目标一路前行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我爸的晚年生活很丰富、很充实。数年前，我爸与“太极”结缘后，每天早上必打太极拳，练太极剑，然后坐到书房里从事文学创作。目前产量不错，年产中篇小说三五部。

这本《杜曙波中篇小说精选》，是由我爸从他几十部中篇小说中自选的，由我联系出版。这是我对生我养我的老爸所尽的一点孝心，也是儿子送给老爸的一份微薄礼物，希望读者喜欢。

2011年3月于西安

（序言作者是作家杜曙波的儿子，现任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）

金榜题名时

(一)

六月的太阳真毒。但再毒也征服不了今天的改兰。

她一蹦一跳地走进村来，一蹦一跳地穿过巷道，又一蹦一跳地来到自家大门口。她觉着好像有人在叫她，倏地停下来，脑后两把乌亮的小刷子一抖，嫣然一笑。

背后，却是空无一人。那条东西向的黄土路，依然沉着脸冷冰冰地躺在那里。

她总觉得自己背后有许多双含着笑意的眼睛在望着她。当跨步走进大门时她又下意识地扭回头看了一眼。

此时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村民们的欢声笑语喧闹在田野里。北墙根也是空空的，过去整天合着眼睛在这里打发日月的老汉们，也去了田间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巷道里简直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
走进自家院里，她立刻感受到了异常的热烈气氛。院子里香气扑鼻，如同走进了娶媳妇的人家。改兰咚咚地走进二门，像牵动了一条无形的线，全家人都出来了。父亲第一个笑嘻嘻地迎上来，接着，奶奶也拄着拐杖走出了正房。妈出来的最迟，可是笑得最开心。她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，一边笑盈盈地叫着兰儿，灶房门口吐着热腾腾的蒸气，她像驾着云从天下凡一般。

“妈！”改兰甜甜地叫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几天，可辛苦了你啦！”

这几天，她是女儿的专职炊事员。使着吃奶的劲儿给改兰变换饭菜的花样，总想讨得女儿多吃一口。女儿这么一说，她的眼圈马上热了。她擦了擦眼睛笑着说：“妈再苦也不嫌！只要我娃能考好。兰儿，这最后一堂也考得不赖吧？”

“没有出啥难题吧？”父亲也紧跟着问。

改兰微笑着点点头。

奶奶撇着嘴，笑着说：“快叫娃先喝口儿水吧！难不难，要咋哩，女娃娃家……”

他们好像没有听见这话，拥着女儿进了灶房。

灶房里传出了爽朗的笑声。

(二)

这顿饭改兰吃得真香美。吃罢饭，她也要和爸妈一块到地里去。

“春忙夏忙，绣女下床”。正是大忙季节，改兰要不是被书本儿压住了手，她这会儿早蹲在棉田里间苗儿了。可是，爸妈死活不让她去，说她累了，该喘口气了，改兰只好留在屋子里，听着爸妈的脚步声远去了。

累嘛，当然是累啦。改兰觉着自己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。她说，参加这次中考，真如同小死了一回。

快一年了，她没有睡过安然觉，没有吃过安然饭，更没有轻松地看过一场电视。她拼命地啃书本儿。日出月落，月落日出，改兰背着圆鼓鼓的书包奔忙在家门与校门之间的黄土小道上。夜里，她伏灯夜战，头顶上贴着块冰冷的湿毛巾，咬着笔杆儿转眼珠，眉梢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也顾不得擦。爸妈一旁看着，心疼得眼圈泛红鼻子酸，奶奶在门外直叨叨：“女娃娃家，还下那么大的工夫要咋哩！”改兰听了吃吃笑，眼睛却总离不开书本儿。好容易盼到了这会儿，中考的六门课，她全都交了满意的答卷。确乎是该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一觉。但是，却又睡不着。她实在不愿意再想考场上的事儿。可是，思绪却总是往那边溜。

难怪有些人要晕堂。考场上那气氛的确是怕人的。进考场就是一关，人人都要进行自我清理。考生们乖乖地排成了队，一个个当着监考老师的面，伸直胳膊，掀开衣服，女娃娃也不例外。监考老师审视之后，觉得没有带夹带的嫌疑了，才放你进去。走进考场，考生的心不由得都“砰砰”地跳了起来。偌大一个教室，过去要容纳五六十个学生，如今只坐三十个人，桌距、行距都拉得挺宽，空荡荡的，让人的心悬在喉咙口儿上。三个监考教师，一个高高地站在讲台上，瞪圆眼睛扫视着全场；另外两个，各自按照自己划定的范围，放轻脚步在场内巡视。稍微发现个问题，三个人便聚拢在一起咕哝起来。考生们的心紧张得缩成一疙瘩。直到他们各就原位了，紧张的气氛才渐渐缓和下来。在这里，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都变成了驯顺的羊羔，头上布满了细碎的汗珠，衫子也潮湿了，但还是头也不抬地在认真作答。谁要是有啥小动作，监考老师便立刻快步走过来，小声地、但又是非常严厉地向你发出警告。就像大街上岗楼上的警察训斥违章的司机一样，谁敢再吭半声！这里与其说是考场，倒不如说是阶梯。要不是为了踏上这个阶梯，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，谁来受这号洋罪！

明天就要报志愿了。改兰猛然想起了这件事。是报省中专，还是

报地区中专？是准备一生当会计，还是穿白大褂？她心里一急，连忙站了起来。不料，惊动了炕上的大花猫。大花猫仓惶出逃，又撞翻了倚在门边的洋瓷脸盆，发出了“哐唧唧”的刺耳响声。

“兰儿，还没睡着？”坐在院里阴凉处的奶奶忙问。她的耳朵真灵。

“没有。”改兰笑嘻嘻地来到房子外面。

“多睡会儿吧！”奶奶盯着改兰的脸，笑着说：“连考三天啦，该歇哩！”

“不累。”

“咋能不累哩！”奶奶说：“进考场就像咱这地方的收麦，累人着哩。看你，眼珠儿都红了。”

“不咋的。”改兰揉了揉眼睛。

“从前，咱村有个年轻媳妇，”奶奶笑着说：“过门头一年，收麦时，一连在地里、场里干了好几天，累得她东倒西歪。她得空在麦秸堆后面躺下来。一躺便走远了。夜里，她家人灯笼火把地到处找她。找到她娘家，找到她姑家，十大几家亲戚找了个遍，也不见她的影子。娘家、婆家都慌得六神不安。末了，才在麦秸堆后面发现了她。她连忙坐起来，说：‘我才睡了没多一会呀！’我的天，大伙都满世界找了她三天啦！兰儿，我以为你也该睡三天三天夜哩……”

改兰偎在奶奶身边，趴在她的肩膀上咯咯直笑，说奶奶真爱讲古经。

（三）

夜幕下沉，轻风渐起，院子里凉爽得很。

屋檐下的电灯照得小院里通明透亮。改兰在院当心铺了张苇席，手垫在头下，仰面直挺挺地躺在上面，任凭夜风轻轻地亲吻着她，她的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。

妈从门外走进来，脚捣得地面咚咚响。她一站下来就说：“还纠正他娘的啥不正之风哩！‘风’停了，‘雨’却又来了。考场上乱下那样儿，还不是又害了好学生！”

改兰连忙翻身坐了起来，她盯着妈的脸，问：“妈，咋哩？”

“巷口儿上，大伙都吵红了，说这次中考场子里可乱哩！传纸丸的，带纸条的，眉来眼去的，可多哩！”

“谁说的！”

“三海子！”

“哼！就知道是他！”改兰撇着嘴说：“他的大小子，就在我背后那个位子上。好几堂都是考不到半个钟头，就下了堂，回来倒胡说开啦！真是驴不走，怨臭棍，自己娃儿没考好，就咬人家考场乱。眼下爱造谣的就是这号人！”

“看看看，我就知道是这鬼造谣哩！”爸一进二门就大声说：“凭良心说，咱这里几年来考场上的‘风’就叫正着哩！上面抓得那样紧，谁吃了豹子胆哩！你呀，吃不住人家撻几句凉腔，就急得不得了啦！”

妈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她四十岁上才生了这么个改兰。小时候捧在手心，大了顶在头上，一个心眼供女儿上学，将来进城当干部。爸挺支持妈，奶奶却持有不同意见，总是叨叨不休：“兰儿，我像你这么大，早就会织布、绣花、做被子了，可你哩，抓个针手还打颤颤，将来出嫁了，咋过日月呀！”人老了，在家里就像机关里退下来的干部一样，说话也不比一根鸡毛重多少。奶奶不知叨叨了多少遍，改兰完小毕业后，还是按照爸妈的意见进了城镇初中。重点中学质量高，果然考得挺满意。风传考场乱了，受害的当然是好学生。妈怎能不着急？

“兰儿，听说这回平均五十个人里才能取一名，是吗？”爸问。改兰没应声，妈却又紧张起来。

“怎么，就五十个人里才取一个？”妈吃惊地盯着女儿的脸。

“五十个就五十个嘛！”改兰咯咯地笑着。

爸和妈看着女儿挺自信的样子，也由不得笑起来了。

奶奶跌撞着从正房里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大声说：“看你们笑的那个样儿，就没问问春喜考得咋样呀？”

奶奶的话仿佛敲在了在座人的神经线上。他们都“啊哟”一声，挺直了腰板。半天，妈才问：“兰儿，你听说了吗？”

“不，不在一个考、考点上。”改兰红着脸咕哝道。

“那他在哪个考点上？”妈忙问。

“可能在皇卫村吧！”爸说。

“不，说不定是在南相村。”妈仰起脸推测着：“他那学校离这里好像近一点。”

“近啥哩！”改兰大声说：“他们是在北里村那个考点上哩！”

“看看看！还是我兰儿清楚！”奶奶哈哈地笑了。

改兰跳起来，佯装着打闹的样子举起拳头，向奶奶冲过去。

爸和妈都哈哈地笑了。

春喜是改兰才“占”下的女婿。半年来，每当想起这件事时，她总是红着脸，悄悄地抿着嘴儿笑。

今年正月初二，后晌，阳光晴美，天像蓝缎子一样。改兰蹦蹦着到巷里和伙伴们一起学打花鼓，妈拦住她，把她叫到正房里。她走进门，见爸和奶奶都挺起腰板端坐着，一脸的严肃相，便说：“嗯？有了啥大事啦？”抿着嘴吃吃地笑。

妈淡淡地笑了下，便道：“兰儿，西村你苗苗姨，对你挺关心，昨天来咱家，说是给你瞅下个婆家。……”

妈还没说完，改兰就双手捂着耳朵，闭住眼睛，连连摇头。半天，才不高兴地说：“妈，你、你干吗急着说这事！我、我还小哩！”

“还小个啥呀！”奶奶立刻接上了话茬：“翻过年，到八月里，你就整整十八岁啦。还小？我像你这么大时，就有了你爸啦。”

“那是啥时候，这是啥时候！”改兰冲着奶奶一跺脚，大声道：“奶奶，你——”

“当然，如今不能和那时候比。可是，眼下村里和你同岁的女娃娃，都有了家儿啦。咱要不早早‘占’上一个，到时候弄个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凄惶死你一辈子哩！”妈说到这里，故意沉下了脸以表示问题的严重。停了会，她又说：“女娃娃家，一辈子能碰个正经人家，是容易的吗？婚姻大事麻烦挺多，不是你贴心的人，谁管你哩！你苗苗姨心里有你，大年初一不在家里歇着，特意跑到咱家提亲。趁着正月里人闲，叫你明天和人家娃见见面。她还说，这娃他爸就是咱县上的计委主任嘛！”妈禁不住咯咯咯地笑了。

“计委主任要咋哩嘛！咋哩嘛！”改兰又扭脖子又撅嘴，显然对妈的说法和笑声挺反感。

“咋哩嘛？”爸红涨着脸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人家权大着哩！在县里踩得山摇地动，到地区，书记、专员家里直进直出。”

“兰儿，书本本真是把你压呆了。眼下社会上，说到底是有权人的世事。大小是个官官的，翅膀啥时候也伸得展展的，办啥事儿都轻快。”妈耐心地开导女儿说：“像咱们这样的人家，能和县上的头头攀上亲，实在是咱娘们前辈子的造化。兰儿，咱一家人要知足哩！你奶你爸都挺乐意，我嘛，喜得一夜没睡着。好容易我女儿能‘占’

上这么个家儿。”妈说着又嘻嘻地笑了。

“咱能、能光看这个？”改兰低着头咕哝道。

“当然不能光看这个嘛！咱还要看他的娃娃咋样哩！”妈连忙向女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接着，又说：“不过，听你苗苗姨说人家这娃没说的。浓眉大眼，牌面喜人，在学校里还当个啥头头。今年初中毕了业，升中专十拿九稳。这娃叫个啥名儿来？唉，看我这记性，真该死，刚才还记得好好的，这会儿倒忘了个一干二净！”她拍了拍额头笑着咂了咂嘴。

当今，农村大多数青年的婚事，名义上是自由恋爱，实际上是个样子，真正在背后掌杆儿、拽线儿的还是自家的爸妈。温顺的改兰，虽说思想斗争也挺激烈，但最后同样顺从了爸妈。

次日去相亲，爸妈陪着她。她一路上吊着脸，回来时却是满脸笑。爸妈挺犯疑，不知道事情咋的就进展得这般顺利。

改兰实在没有料到，苗苗姨给她介绍的对象竟是刘春喜。改兰认识他已有些时候了。那是县里召开的团干培训会上，她结识了他，虽说仅有两天的交往，但他那英俊的面孔，却深深地刻印在了她的心上。姑娘总是严守着自己的秘密，尽管两人在寒假开学前就定了话。从此她“占”住了他，他也“占”住了她，但这个秘密改兰在自己家里一直没有公开过。爸、妈、奶奶全都蒙在鼓里。奶奶一个劲夸自己的兰儿有福份。爸和妈总是说女儿和春喜是“天作之合”——天生的一对儿。往后，升了中专，当了干部，成双成对，来来去去，准是一对儿美满的夫妻。

如今，还不知道春喜的考试情况，这事儿能不像吊在心尖上的秤锤一样，沉重地压迫着这一家人？

（四）

中专预选名单迟迟还不公布，急得改兰嘴里冒出了豆大的泡。从来都是挺温顺和善的改兰也变得烦躁起来。

“兰儿，到外面打听打听，兴许人家都知道了哩！”奶奶说。

改兰没吭声，推着闪亮的自行车出了门。

“兰儿，把春喜的分数也看看！”妈从西房跑出来，追到二门口喊。

改兰没有回头，跳上车子飞走了。

天黑回到家，改兰嘴撅得变成了个拴驴的桩。

“怎么，名单还没出来？”妈忙问。

改兰无精打采地摇了摇头。

“见、见春喜了吗？”奶奶对孙女女婿总是挺关心。人往下亲嘛。

“谁知道人家哩！”改兰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会儿，谁顾得了谁呢！”

“不过，人家有他爸招呼哩！”妈嘻嘻地笑着说。

“人家有爸，我爸哩？难道我是没爸的女？”改兰气呼呼地说：

“看人家金虎爸，对他金虎多关心。考完第二天，人家就上了地区啦。走时背了一大包名烟名酒，还带了两千块钱。金虎说他爸在地区有熟人。这样，人家有面子的都‘活动’上去了，还有咱们这些人的事儿吗？”她一跺脚，扭身进屋，直挺挺地仰面躺在炕上不动弹。

妈叫改兰吃晚饭，三句五句撞不响。

奶奶拄着拐杖进屋来，改兰的眼里立刻滚出两串泪。奶奶立即转身出屋，走进正垂头坐在院子里的儿子跟前，拐杖戳地“咚咚”响，嘴唇不住打颤颤：“你、你、你看把我兰儿气成啥啦！你就不会给娃到地区跑一跑？没有钱，明几个把我的棺板卖了！三百五百咱不心疼，只要咱兰儿能考上！”

“跑啥哩嘛！”爸像钻在了瓮里，闷声闷声地说：“这叫个啥摊场嘛！过去考试，哪是这样？如今，这是考学生，还是考家长！唉，咋的成了这摊场！过去……”

改兰又咚咚地从屋子里跑出来，逼到爸的脸前，声音沙哑着说：

“爸！‘过去’咋哩？这摊场咋哩？大伙都这样，就只有你革命！只有你先进！你不去，我去！”话毕，跑回屋里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

“我去！我去！明天早上就动身！”爸盯着改兰的窗子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改兰的哭声立刻停止了。

夏天明得早。爸和改兰早早地就到了村口汽车停车点。

搭车倒挺顺利，车里却挺挤。爸和改兰刚挤上车，车门就“嘭”地关上了。打眼一看，座无虚席，才停头一个点，乘客们就挤得像插萝卜似的。爸和改兰只好挤在车门边的人堆里。一股苦涩的酸臭味直刺改兰的鼻腔。她连忙扭过脸来，这才看见爸背着鼓囊囊的帆布包，满额头的汗珠子。他的腰垫在了旁边椅背楞上，难受的齁着牙。改兰的心由不得颤动起来，忙说：“爸，把包儿给我。”

“我不累。”爸笑着对女儿扬了扬眉，小声说：“别管我。兰儿，

你站好。留心有人下车嘛。”

改兰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

爸是个老实的庄稼人，从小滚爬在家乡的田野上，春种秋收，其乐无穷。一次，他说：“谁让我到外面去求人办事，还不如让我给他翻一天地痛快。”这话猛然从改兰记忆的深处冒了出来。上人家的门，看人家的脸，该有多难啊！改兰想，爸这会儿心里一定挺苦。但是，为了女儿他被逼上了梁山。逼爸的就是自己。这会儿，她后悔了，真想和爸立刻下车去。听天由命吧，考到哪里算哪里，何必让爸去受这样罪！她正要张嘴对爸说这话，爸却以为她被人挤得受不住了，忙说：“兰儿，再顶会儿。唉，车怎么这样挤。就没个人下车？”

“都是到地区的，谁下车啊！”司机扭回头，诡谲地眨巴几下眼睛，笑着说：“自中考以来，天天都是这样。受点屈吧！大伙都有急事。马上就到了！”

司机扭回头的一刹间，爸才看见开车的是刘三。他是专业户，吃得挺胖。爸连忙道：“三娃，这几天生意不错吧？”

“哦，是二叔嘛，也去地区？”刘三回了下头，又大声说：“是给兰儿跑考试吧？兰儿不是考得不错嘛！你还跑啥？”

“不，不。我想到地区看看。买点、买点东西。”

刘三咧着嘴笑了。

车上也有不少人嘻嘻地笑起来。

改兰脸一热，连忙把头低下，怕刘三看见她再问什么。

车内静了下来。

这辆早已该报废的旧汽车，张着破锣似的嗓子，拚命地吼叫着。这声音闹得人心里真烦！

北郊口儿上下了车。爸举着一支烟手指抖动着向刘三问路。刘三抓过烟，叨在嘴上，笑着说：“这一车乘客，没干别样事的。跟着他们，闭上眼睛走，准到！哈哈！”

果然，这股人流把他父女俩顺利地裹到了地区教育局。这里实在热闹。满院飘动着发了黑的旧草帽。改兰和爸挤在人堆里，头顶火球，脚踩火盆，走来走去，满脸是汗。爸按着胯边圆鼓鼓的帆布包，睁大眼睛搜寻着，但是，目光所及，不见半个熟脸儿。他心里实在发毛，满满一包的名酒、名烟、细点，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。庄稼人办事真难。拿着猪头也找不见庙门。该向谁送呢？谁能给自己的女儿办事

呢？这时，他看见女儿满脸通红，眉梢上也挂着汗珠，便心疼起女儿来了。“兰儿，你过来。”他把改兰叫到大楼边的背阴处，父女俩呆愣愣地站下来。这时，他才看见人群里有不少人是自己同车来的。

猛然，有个胖墩个，四方脸，腰板挺得扁担直的人，从他父女俩身边一擦而过，快步走了。爸听得身边有人小声说：“这就是局长。”他的眼睛一亮，便扑上前去。

“同志！同志！”爸喊。

那人头也不回。

“局长！局长！”爸又喊。

那人才在路当心站住了脚。

爸叫了声兰儿，连忙跑步上前，右手紧紧地按住胯边的圆鼓鼓的帆布包，扬起笑脸问：“局长，这、这中考预选名单啥时候才……”

“这也问我！找招生办去！”局长硬梆梆地撂下一句，又挺着腰板走了。

爸的面颊无趣地抽搐着。

改兰的眼里汪满了泪水。

“出了门三辈小，别计较这些。好在人家还给咱说了地方。”爸望着改兰的脸，微微地笑了笑，是教导也是安慰。

改兰禁不住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招生办就设在一个什么公司的招待所里。这儿热闹得像腊月里的庙会。漆黑色的铁栅栏门沉着脸紧闭着。正面的马路上熟食瓜果摊摆了两行。侧面的小门口锈下一疙瘩人。门边站着两个年轻的武警战士。人们在他俩的身边围成了半圆形。有人往里面挤，被拦住了。有人给他俩递带把的烟，也被拒绝了。一个老太婆急了，挤上前就吵着往里面冲：“我村三成的娃就在里面干事哩！”“他叫啥名字？”一个武警战士问。老太太说：“他叫狗娃。”“去去去！倒是猫娃！”人们轰地笑了。老太太嘴咕嘟着退下来。半圆形的包围圈也随之后撤。爸的脚像被谁踩了一下，他痛苦地啊哟一声。改兰连忙把爸爸从这一疙瘩人中拉出来。

想看分数的愿望实现不了。爸女俩都丧失了信心，软塌塌地离开人伙，到背后的场子里来了。

正当中午，太阳晒得人流油。场子里这里那里都是人。这些考生家长们头戴草帽，有的蹲着，有的坐着，个个垂着头，活像被太阳晒

软了的蘑菇。他们之中，不少人都是从那一疙瘩人中退却下来的，如今皱眉呆坐，满脸是汗。有的前面扔着一堆西瓜皮，有的是一堆发黑的烟灰。绿头苍蝇示威似的在这些庄稼人身边嗡嗡着。爸和改兰总觉得鼻子发酸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为了早点知道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，竟来受这号洋罪！爸的脸上却浮着微笑，看着这些人，他觉得自己也像他们一样，对自己的女儿尽到了应尽的责任。猛然，他被一个老头叫住了。

“咋？”爸怯生生地走近老汉。

“怎么，有娃参加中考？”老汉仰起脸，咧着没牙的嘴问。

爸点点头，说：“老哥，你哩？”

“唉，还有个老生子考中专。”老汉感慨地说：“真是，娃娃考试，老人也跟着受凄惶！”

“你也是今天才来？”爸又问。

“嘿！五天啦！”老汉伸出一只手在脸前摇了摇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等了整五天啦，分数还不见公布。你哩，才来？”

爸点点头，同情地说：“老哥，回去换换衣服再来吧！天又这么热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！不要紧！”老汉忙说：“唉！回去还不如在这里晒着痛快！我那小东西一考完就躺在炕上不起来。他不怨自己没考好，只怨老子不关心他，闹得我在家里停不成。跑！跑！老子给他跑！咱个农村人，跑到这里顶啥用，只有天天晒在日头地里等，等着分儿出来，回去好给娃报喜哩！”

“只要能预选上就是大喜！也不枉咱给娃跑了这一场。”爸兴奋地搓着手说：“我看这分数也快弄出来了吧？”

老汉的眼里猛然放出了亮光：“刚才，听、听有个小伙说，预选单子今后晌就能公布……”

“兰儿，你过来。”爸连忙向站在不远处的女儿招招手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位大伯说，预选单子今后晌就能出来。”

“哼！说了几个后晌啦，还让人这么等着！”旁边的一个中年汉子插嘴道。

“说了不算，等着看。那消息恐怕又是风话！”老汉咂咂嘴说：“这会儿风话就是多啊！”

爸脸上的笑容马上收敛了。停了会，便又笑着说：“不怕，多等

两天也没啥。总有出来的时候哩！招生办的人也不是不急，慢工出细活嘛！只要不出啥错儿，慢点也没啥、没啥！”爸从来都是这样的厚诚。

远处、近处都有人嘻嘻地笑着。

(五)

月亮还没有升起来。天乌黑。西房屋檐下那颗电灯照得满院雪亮。院墙内外似乎是两个世界。

一家人围坐在院当心的苇席上乘凉。但凉也凉得不是味道。爸闷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过去他没啥烟瘾，这几天倒成了烟筒。妈望着仰面躺在苇席上噤着嘴的改兰，心里像头顶上的天，黑田乌亩的不知道这预选名单鸡年狗年驴年马年才能公布。她烦恼得实在想跳井。奶奶心烦了就打盹。这会儿头垂胸前，轻轻地打着呼噜，眉头也是紧皱着。院子里悄无声息，空气沉默得像凝固起来。

自从改兰和爸从地区回来以后，这个家的日子实在有点不好过了，不是近邻来打问兰儿考上没有，就是远亲登门来看望。姑姑、姨姨、舅舅、妯子、表兄、表姐一来就是一大堆。一家人心烦得要死，但还要硬装笑脸给客人做好饭食，絮絮叨叨地强留人家多住两天。天黑了，这家人默默地围坐其上，就这样慢慢地消耗着自己的年华。那天，离开地区时，招办一个同志站在大门外面吼道：“大家都回去吧！中专预选名单很快就出来啦！各县都要在有线广播上广播！还要在县城出红榜，叫大伙提意见哩……”听了这话，改兰才拉着爸动身回家。在招办门外白白消磨了三天，但总算得到了信息。如今，四天又过去了，却怎么还不见影影。该不是又骗人吧！

猛然，挂在窗户外面的喇叭唱起了“社会主义好……”，雄壮有力的歌声震得院子里马上有个生气。坐在苇席上的三代人，个个睁圆了眼，挺着腰板，提心吊胆地听起来。

歌声停住，广播员就念起了中专预选名单。这个女娃娃今天也来了精神，吐字清晰而宏亮，声音庄重有神韵。四周一片寂静。满世界似乎就留下了这个声音。

“啊哟！”改兰猛然尖叫一声跳了起来。

“啊！咱兰儿这下中选啦！”爸也孩子般地跳了起来。

“真的？真的？”妈真是喜糊涂了，冲着丈夫一迭连声地追问。

“这还有假吗！我听得真真切切。当念到吴改兰时，广播员把‘兰’